續　二十七卷目錄

郡縣名臣

二十七卷目錄終

續

郡縣名臣

知府方公　事　孝陵

方克勤浙寧海人也少從鄉先達學窮研力索至忘寢食元季亂卻穀隱山谷中　國初被徵辭索之急起家為濟寧府知府錫冠帶寵行比至官首為書一通懸康衢諭　天子愛養元元之意民即有不樂聽詣府自言禁隸卒誰何之引耆耋坐語訊得失郡學官鈇孔子廟堂頹圯聘賢者為師撤浮屠氏以葺廟

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至千人始有
詔民開廢閑田者聽闕三歲乃稅吏徼近功不俟期
輒斂之復以田定科繇民益惰且散克勤奏　詔益
勸課田以增闢與民約列丁産爲上中下三等等析
爲三有徵發視差等書吏不得並緣爲姦歲暮轉戎
衣于燕時令役民舟者有誅他郡以牛車從事天雨
雪牛僵死于道民破産十八九民請以舟傚役克勤
曰吾知從民便而已抵法非所憚也載以舟行省義
之不問郡城壞故事以兵完築指揮使倚與援暴吉

人爲重五六月輒聚民萬餘人治之民不得田
徃即工克勤奮曰民困不救烏用二千石爲密聞之
中書即日　詔罷役先是不雨克勤袒跣徧禱羣祠
涕泣卧祠下詰朝大雨民驩呼而散是歲五穀俱熟
五年秋隣境蝗克勤聞即省愆輟食稽首籲天迨夜
聞空中薨薨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
有獄訟大者笞辱小事諭遣之不留案牘庭獄轇轕
日省録無久淹文未具時作糜遍食之每秋成即移
文與民期日輸倉粟聽民槩斛不遣吏而稅常先登

江浙二行省歲運糧百萬詣濟寧水陸千里撫如部民不令有纖毫怨讟言之　朝蠲其耗每徵發下信符致民民得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初赴官戶僅三萬稅七萬石餘三年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給人足野無流殍牛羊雞犬散被郊坰諸社稷山川祠壇壝器服咸飭無所闕修驛傳於城南門庭堂弘敞踰昔皆料材役工於農隙爲之民不知勞冬寒河凍驛舟不行命舟人伐木作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成事功郡故以葦囷峙糧

火屢爲災教民爲陶瓦屋百餘間中戒火令編民爲什伍遞相救恤遂不復火會大師十萬往塡燕官吏索糧芻相轇轕于前克勤俵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勒民夫五千決河以軍法申督克勤不忍夜泣禱于天天忽大雨水起數尺而夫克勤爲政以風俗爲急以德化爲本郡最煩劇民乎化久益無事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威必害人吾不忍爲也府庭不陳杻

械懸韋鞭楹間示無刑罰奏六歲績績最錫燕賞還
郡上召見獎諭曰政成當顯用卿尋爲屬吏楊貢
所搆誣詔御史廉按御史憚失出峻治之以用倉
中炭葦就逮民號呼塡道隨行百餘里者數千人子
孝孺上書政府請以身贖父罪不報謫役江浦會空
印事起又就逮而沒克勤孝友備至與人交洞見肝
膈自奉簡素一布袍數十年不易日不再肉每行縣
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童子進二木瓜咎而却之鄉
人爲饒陽令者以澣鴈侑書力却去而於人最恩有

延過郡者必米醪遺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同列
以事奪祿旦夕延共食會飲醉投案大詬去禮待之
益恭及酒解來謝克勤陽爲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
大醉不識君何謝也晩益異之慎畫之所爲夜必白之天
俯仰無愧怍宋太史以爲古豈弟[illegible][illegible]然之君子云

知州吳公　　　事　孝陵

吳履字德基浙江蘭谿人　國初為南康丞南康俗悍民以為丞儒者也易之履晏然自如居數月周知其情僞有發擿一縣驚服乃更化以寬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與前語弗加叱民或援丞裾相爾汝弗責也有徵調召大姓坐廡下好言慰諭之聽人人自言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吏卒不能為姦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不勝恚集少年千餘人圍瓊輝家奪之歸縛瓊輝道箠之

瀆奻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齧指出血誓與羅氏俱奻奻頋念獄成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闔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耳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儻不顧奻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當何及瓊輝悟頓首惟命頋乃捕操箠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解縣令至召民轉輸不時至躬至鄉督之民走入山罵令吏卒以語動令令怒欲逮論一鄉民獲

六七人下獄，嚴錮之，而往捕其餘，民大駭，屓計民變。
罪，出巡獄，叱獄卒釋之，曰：若無罪，還告若父兄無恐。
乃往告令曰：犯使君者一匹夫耳，其鄉人何罪，且法
乃　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乎，儻急且有變，自古未
有窮刑法逮衆而不變者也。事得已。南康俗好祀淫
祠，祠有蛇出戶限，民驚怪以爲神，至奔走祠之。屓罪
神巫十人，投其主江中，爲丞六年而去。去三月，他吏
法急而亂，民益追思之。知安化縣，始土豪以世亂
爲兵，天下既定，豪曹易氏者，怙勇力，與其所部保

以自全江陰侯吳良檄旁縣兵捕擊之兵且集召
令計事履曰易氏自逃死無他惡奈何激之使生變
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爲逆用兵未晚也良聽之而
事平已而江陰侯檄取故兵請爲農者民自驚奔相
告勢危甚履屬耆老諭之曰侯所取者兵民無與也
籍其願爲兵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造戎衣履力爭
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恩且恐叛安可責以事如他縣
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其禍大决不敢
辭小罪而陷大禍也郡從之凡有微徭皆不使之民

越三載入　朝擢知濰州濰州民畜官驢四十匹守核其孳息駒欲責償諸縣皆以勒民買驢洶洶矣履不聽曰民實不欺烏可妄責其償　國家富極海內爲吏者當宣布德澤爲民除疾苦寧少數匹驢耶於是事得罷山東民願以牛羊代稅吏聽之履曰牛羊後有疢瘠患不如粟也獨收民粟以他縣牛羊送陜西驅走二千里皆破家郡以濰獨完役僉人部送鄰縣牛履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使人代之脫中道牛死誰當爲償力爭不奉命履爲吏不求威名

以愛利爲先重刑獄、凡有訟、召受訟者面質之、平其怒而止、不忍置民於獄、獄常空、有追需、不務速辦、稍緩其期約、故物價不踴、視他所費、恒減十二三、所至民感之、以爲愛己、居濰二年、會改濰爲縣、召還、遂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與履交、戲謂之曰、若願受長者教乎、履曰、公何以命之、濂曰、　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歸、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履謝曰、願卒教之、濂曰、愼毋出門戶、絶世吏、勿與交、履至家、如濂戒、竟以自全、

知府陳公　專　孝陵

知府陳灌江西廬陵人幼孤事母孝好讀書元季憂世亂去習兵法環所居艮田皆棄之築塲圃樹木爲人初莫測也後數年木森鬱成列而四方盜蜂起遂依以結屯聚兵鄉井賴以安陳友諒强禮致之灌度其不足與有爲也去不顧　高皇帝克武昌灌因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詣軍門上謁　上與語奇之灌因力陳救亂安民之說悉見納中山王北征以經歷贊軍已擢爲寧國府知府興學育材除民所疾苦抑兼

并劃戸帖覈戸口之欺隱者 上聞取爲式布天下宣城田濱江者歲患水伐石築堤作水門蓄洩民至今賴之所屬邑歲租不入官廩獨虛籍其數以上灌廉得之念此直踵宿弊然耳必發之得罪者滋衆乃揚言將以某月日行視廩覆歲儲民聞爭輸補及期廩皆實而弊亦盡革有盜四十人以刼麥舟獄當死灌視其詞曰此愚民因舟被風漂抵岸而挺取之非素今謀也安得引行刼爲比乃獨坐爲首者一人餘減[illegible]論灌風采凝峻秉行清介訟者至片言立斷爲

人所畏服其爲治務寬厚、崇禮教鮮失所之民三年
政化大行、洪武四年、謁告歸省、召至京、未命卒、



知縣錢公　事　孝陵

錢本中、常州武進人、讀書習法律、洪武中以人才舉歷知故城元城縣、有聲、改知吉水、豪民宿吏素爲民患苦者、捕其魁徙遠方、邑中肅然、新壇壝學舍、召諸生躬教之、旌別勸率、政務清簡、不任刑、嘗有盜聚山谷間、時出掠、郡守欲以兵殲之、本中單騎詣賊壘諭禍福、咸相率縛首賊自歸、會赦免、本中勵清操、門無私謁、妻子布衣蔬食、裁足朝夕、以詿誤罷官、父老奔[illegible]虎泣留不獲、郡人學士胡廣力保之、得復官、民聞

本中且復來空闈井泖拜如見父母未幾以疾卒民

與桐鄉何異

哀慕留葬吉水爭為負土營墓云

知府況公　事　景陵　欽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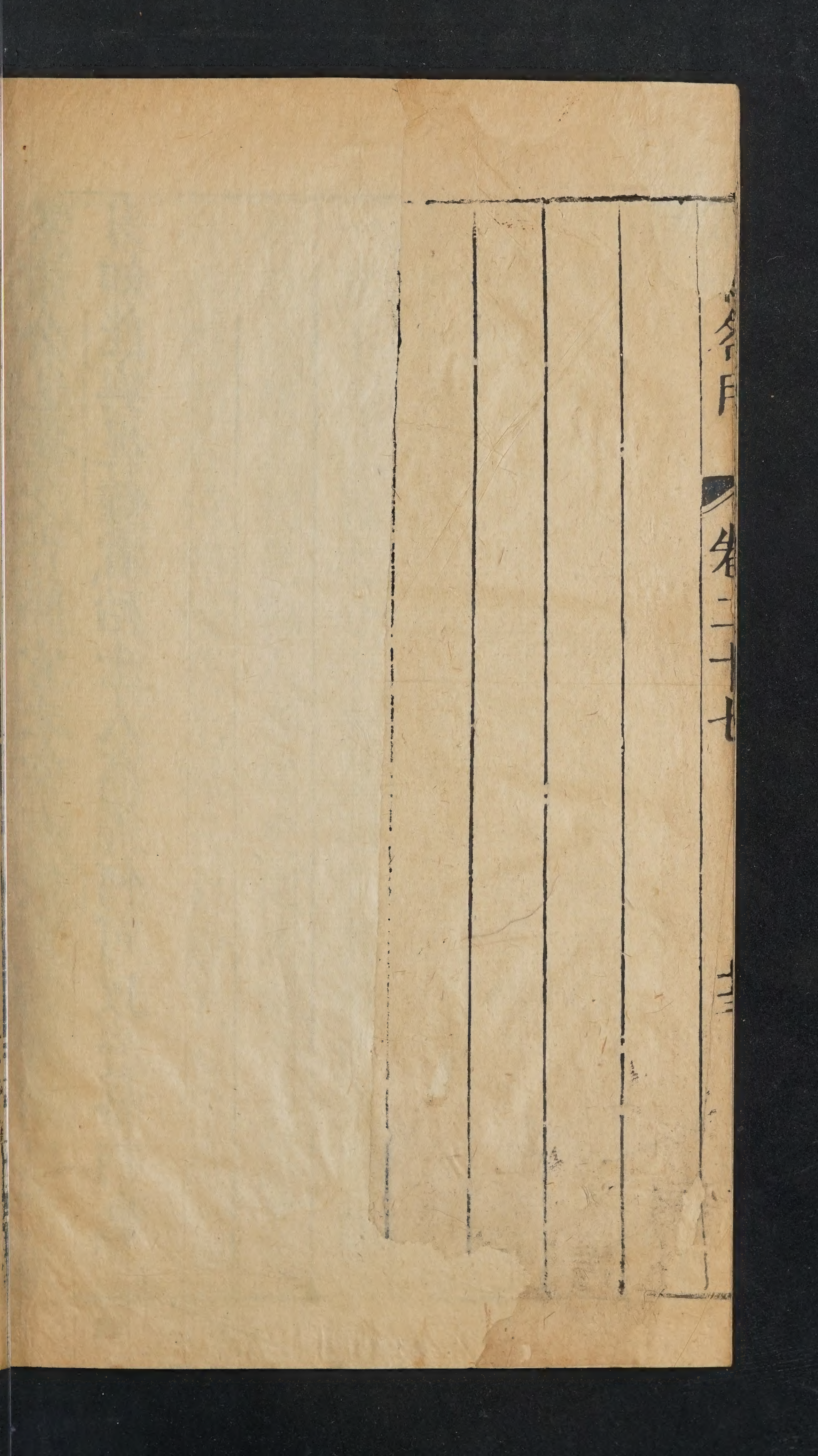
況鍾字伯律江西靖安人始以吏事呂尚書震以尚書薦授主事遷郎中擢蘇州守授璽書假便宜從事初視事陽為不解事者諸吏抱案牘環立請判鍾左右顧問吏吏所欲行止輒聽而諸弊蠹悉識之於是吏大喜謂府公愚通判趙忱肆謾侮不校既月餘命左右具香燭案呼學官子弟及僚屬畢來云有勅未宣今宣勅勅中有僚屬不法逕自拿問語於是諸僚皆惕息恐慄禮畢坐堂上呼里老前曰吾聞郡人多

武断傾害善良吾不能如閻羅老子自剖別今以屬若等其速以善惡戶報善者吾優視之禮請其賢者與鄉飲惡者吾且爲百姓殺之今列二簿俟之矣已召諸府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汝作如此擬應竊賄若干某日某如之羣胥股栗不敢辨鐘命引出擇有膂力者四人擲一胥空中撲殺之不死鐘大怒曰吾爲百姓殺賊鼠輩顧不爲我盡力耶高投之必死不死若鼠輩死矣於是立擲殺六人尸諸衢乃盡發屬吏出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郡中不寒而慄

謂大守神威咸畏法不犯於是爲別諸宿蠹置通勘合簿防欺詐痛繩衛卒之爲暴横者而郡體始尊簿得民善惡名籍而摛列之示懲勸令民婚喪必以禮諭告反覆而校督其不如命者威禁大行蘇賦重而官田尤甚民苦之鍾爲奏減重賦焚香祝天乃具疏上卒得請復與周文襄盡收糧法建濟農倉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而行之又甚不難大抵鍾爲治專戢豪狡撫善良至寒門下士挾片藝皆獲收苁吏畏民安述職錫宴賜

詩九載滿民上章乞留者八萬人楊文貞贈之詩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縣重迎張益州鍾剛果敏達不畏彊禦嘗上奏與巡按御史爭相見儀弗憚然度量廓如也興學禮士蘇人至于今誦之以爲廉潔之操一塵不滓操履之介千夫莫回云其後南京光祿寺卿蔚能陝西朝邑縣人亦起吏由光祿寺典簿累寺卿進禮部右侍郎後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持一禁臠歸家嘗偕僚聯名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下禁獄問所由能奮曰 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不以

累諸公也獨受責降官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姦
身如能與况鐘者殆士人高等何可以資格拘也



知府劉公　事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自陳才薄親老乞教職會有詔汰庶官累千人實意且得之竟爲同知金華在金華三年不以妻子隨廉操直節綽有聲稱郡有顏孝子宗忠簡呂東萊祠墓悉爲修葺鄭義門合爨久不能給又買馬出力給傳山西爲疏乞免其役擢順天府治中景泰中召修元史見他人書不合已意輒大笑聲徹閣陛間聞者驚愕相戒勿以稾示實擢南雄知府未數月中貴使嶺外

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苛辱之去至韶韶人爲言南雄守且驛言中貴横索賂辱太守事中貴懼急傳馬馳奏實抗勑使毀勑大不敬詔逮實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仕宦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居恒喜著書尤長於春秋中夜有得蹶童子然燈起書爲人清强甘心貧寠彭文憲稱其躬過人之操履立絶俗之儀矩利誘不回勢惕不沮蓋實録也

知縣丁公　事　茂陵

知縣丁積字彥誠寧都西關人成化中知廣東新會縣新會廣巨邑號難治積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則大喜曰吾得師矣請先生門人梁編修儲李主事祥爲先容既至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先生謝不受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其爲政以風化爲本而主於愛利始下車中貴弟梁長責民逋過倍復訴之積廉得其情追其券焚之由是權豪屏迹申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四禮儀爲書擇邑老成人主之月朔進問

於庭優禮其能者嚴賭博竊盜之禁榜門示耻良家子游惰不作業者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講解冀變化其惰習春秋祠事牲牢極精潔肅然將事如神陟降邑節義祠墓各置田立守祠祀焉異時戶賦均平錢悉貯官復令出私錢供用名當月錢歲單丁小戶亦不下五六千積苦意節省諸上下徃來非經之餽一切杜絶甲首納均平錢畢自歸田弛然無復事白沙賦樂歲詩曰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其實也歲大旱春盡種未入土積憂之曰此

今責也於名山頂築壇以祈晨夕齋沐伏壇下禱因得疾疾既甚猶力究心民事遂卒官民相與弔哭於途歸德里有一嫗夜哭而哀或問之曰來年當甲首丁父死吾何以聊生其得民如此



知府徐公 事康陵永陵

徐咸字子正號東濵以尚書領㴱薦正德辛未登進士俊才頴發與人交不詭于俗居官不事皦察務持大體人樂其寛初守沔陽沔屬兵燹後且值陵谷懐襄民嗷嗷待殍咸務在撫輯惠養區畫中理民多全活初沔地宜黍鮮植嘉穀咸為之陳厥疆畎引渠灌泉畧做吴地播種之法與民習之民享其利居二載人覲屬吏託餽贐名盛貨帛以進率謝却之廉譽益彰隨陟夏官郎去民思之肖像為生祠夏卿喬白巖

公雅知咸會 武宗南巡咸凡事豫戒備無不周白
巖公曰能助予者咸也銓曹聞其賢擢守襄陽為政
一以平易近民為本民以是益親附之歲值恒陽躬
率父老恪修雩祀僃愬暑不輟而甘澍應妖民惑衆禍
叵測咸計磔渠魁脅從不問悉解散其牧襄一如牧
汚故襄人戴之猶汚人也廖太史鳴吾作楚紀列咸
於登績傳童太史內方以餘姚孫衍華亭張弘與咸
先後同官均有懿政目為三高嘉靖丙戌入覲忌者
阻之罷歸日事編纂有國朝名臣録澤山野録詩有

東濱三稿平生天性孝友宅心坦夷侍奉直公昂[illegible]
太宜人王寢處飲食省事必躬官至二千石田宅不
修常録之羨悉畀仲兄節奉怡二親不制其出入無
毫髮留爲筐篋計又爲仲兄築室以居後家事日落
寒暑製衣及衾温凉適體有疾奉美飲食至老不
以故稱孝友者無間言嘗築園城闉曰餘春每遇[illegible]
日邀伯兄豐厓及郡中名士携卤榼碁枰于禪扉[illegible]
徑觴咏陶然仙如也嘉靖丙寅夏六月卒年八十有
八



主事唐公事　永陵

唐侃丹徒人少從丁璣學爲高第弟子兢兢厲名檢平生以忠孝氣節自許爲諸生時父被獄上書請自代弗得乃籍草地寢夏不帷冬不被夜不解衣竟父獄乃止及爲州縣再轉官數千里未嘗一日携妻獨與一二老蒼頭相朝夕飯羮豆籍茅以居令永豐知山東武定州皆悍訟侃豈弟務掩人疵瑕以古化先之不忍以敲朴苛細爲能始若甚迂闊久之誠溢出吏民至不忍欺紿僉以爲永豐徙訟起於

刁競利與靡侈不節相高於是躬率以儉約進
爲陳務本嗇用周恤相保之義俗尚鬼有嶽神祠
人奔走雜男女香火無空日又喜爲俳優使民淫於
欲而匱於財侃曰此大蠹也痛革之立木牌二立
庭左曰從刑右曰從化令曰從理者左欲和者右久
之民多立於右以求解言或當干理雖賤吏必改容
謝爲立行之無理雖權貴人百方請說終無所假借
以是告訐之俗爲之一變在武定以鎮靜撫綏瘵人
時清軍伍一州當解者三千餘人并婦若解長且

二千人矣侃曰武定戶纔三萬人若是空半州矣

議欲濬州境從駭河者又力言不宜浚民脂膏塡巨

壑皆得寢　章聖梓宮舁承天道山東德州上官裒

民間財甚鉅以給行猶恐不給侃曰以半往足矣至

則舁一空棺旁舍中諸內閹牌校奴叱諸大吏鞭撻

州縣官宣言供張不辦者死矣欲以恐嚇錢同事

並逃去侃獨不去急乃謂之曰吾與若諸錢所

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來矣戕

得也於是諸閹愕眙相視莫能難而事辦諸

被罪、而侃乃受旌所居官、率空槖以歸、及覲
京師、又率空槖行、以是著節、亦以是淹於官、私
部主事、以執法得情著稱、病卒、貧不能殮、部尚
下、及諸僚賻之錢、乃棺而歸其家、